

中法文化之旅丛书
Voyage culturel sino-français

正午的分界

Partage de midi

Œuvres théâtrales de Paul Claudel

克洛岱尔剧作选

城 市

交 换

正午的分界

给圣母马利亚报信

[法] 保尔·克洛岱尔 著
余中先 译

La Ville

L'Echange

Partage de midi

L'Annonce faite à Marie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正午的分界

Partage de midi

克洛岱尔剧作选

[法] 保尔·克洛岱尔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La Ville", "L'Echange", "Partage de midi", "L'annonce faite à Marie", extraits de "Théâtre", par Paul Claudel, © Editions Gallimard, 1967,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午的分界 / (法) 克洛岱尔著; 余中先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4
(中法文化之旅丛书)
ISBN 978-7-5463-2625-2

I. ①正… II. ①克… ②余…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法国 - 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0339号

书 名: 正午的分界
著 者: [法]保尔·克洛岱尔
译 者: 余中先
出 品 人: 周殿富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编 辑: 胥 弋
责任编辑: 顾学云
封面设计: 郑迪蔚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3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5463-2625-2
定 价: 2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发行部负责退换)

“克洛岱尔剧作选”序

保尔·克洛岱尔 (Paul Claudel, 1868—1955) 的文学创作生涯长达六十多年, 可视作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戏剧的后期代表人物, 与保尔·瓦雷里齐名, 他在文学史上以充满强烈宗教感情、艺术上孜孜不倦永远探索的戏剧和诗歌闻名。

克洛岱尔14岁就开始写诗, 后来在大学就读法律和政治期间, 仍迷恋于戏剧和诗歌。1886年圣诞之夜, 保尔在巴黎圣母院望大弥撒, 被管风琴神妙无比的圣乐演奏和唱诗班气势磅礴的圣歌合唱所震撼, 仿佛灵魂受到了召唤。当即立志为歌颂天主教信仰而献身。四年后, 他正式皈依天主教。1890年, 他参加了外交会考并夺得桂冠, 自此开始了外交生涯。皈依天主教和履行外交使命赋予克洛岱尔的文学创作两个最鲜明的特征: 狂热的宗教激情和对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

克洛岱尔在许多国家待过。其中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 前后三次居留, 上下长达十五年。1895年7月到1909年8月, 克洛岱尔先后任驻上海候补领事、驻

福州副领事、领事、北京法国使团首席秘书、驻天津领事。后来，他当过驻纽约、波士顿、汉堡的领事，又任过法国驻巴西、丹麦、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大使，几乎走遍全球。1936年克洛岱尔退休回乡，仍潜心写作，1946年被选入法兰西学士院，1955年病逝。

克洛岱尔一生笔耕不辍，著作丰厚，即便是在任外交官时，他仍与巴黎的文学界保持密切联系，频频发表作品，他还是《新法兰西杂志》特约撰稿人。克洛岱尔的戏剧作品主要有《金头》(1889, 1894)、《城市》(1890, 1897)、《少女薇奥兰》(1892, 1898)、《交换》(1894)、《第七日的休息》(1896)、《正午的分界》(1905, 1948)、《给圣母马利亚报信》(1912, 1948)、三部曲《人质》(1908)、《硬面包》(1914)、《受辱之父》(1916)、《缎子鞋》(1923, 1943)、《哥伦布之书》(1928)。另外还有神话喜剧《普洛透斯》(1913)、抒情喜剧《熊和月亮》(1917)、清唱剧《火刑台上的贞德》(1935)以及若干剧本的提纲，他还翻译了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阿伽门农》、《奠酒人》和《复仇神》。

戏剧是克洛岱尔作品的主要成分，也是他艺术才华的主要表现形式，他本人也因其剧作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广大的观众。另外，克洛岱尔的诗歌和散文也很多。

早期的《城市》运用象征手法描绘了一个毫无宗教信仰的现代工业化城市的命运，主要人物分别象征互相斗争着的政治、文化、宗教倾向。城市的原统治者伊西多尔·德·贝姆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精神，他善于经营，富于创造性，但无视心灵的生活，将世上一切都物质化了，最终导致城市的失控，自己也转向彻底的悲观主义。阿瓦尔是个革命家，号召人们起来反对窒息人、毒害人的金钱统治，于是城市造反了，暴动的烈火烧了七天七夜，把城市夷为瓦砾一片。最后是充满基督精神的诗人科弗尔在天主那里找到了光明，引导全城人脱离混乱与灰烬，投向神恩的怀抱。剧中贝姆、阿瓦尔和科弗尔的冲突正是作者从1886年12月以后四年中经历的内心冲突的反映，不仅科弗尔身上体现着克洛岱尔的理想，连那一心想毁灭肮脏的城市以求看到更广阔的空间、呼吸

到更纯净的空气中的阿瓦尔也代表了作者的思想。

《交换》通过主人公路易·莱恩受诱惑，出卖自己的妻子玛尔特的故事，描写了无法控制自己发财欲望的人物的命运，他们的贪婪、野心、傲慢充分暴露后，便不得不走上赎罪之路。现代人与土著之间对生活和幸福的不同看法，也构成了两种文明价值观的冲突。

《第七日的休息》集中体现了诗人对古代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一种否定中的肯定，在东方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渗入了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剧情很简单：中国某朝皇帝上朝时，众臣禀告：国家遭灾，鬼魂作乱，争抢活人的吃食。求神拜佛、施行巫术全都无济于事。皇帝决定亲自赴阴曹地府探个明白。他在阴间见到了母亲的亡魂，会见了阎罗王，“大米天使”告诉了他灾祸的原因：是活人妨碍了死人的宁静生活。皇帝从地府回返，恰逢饥民造反。他高举起已成了十字架模样的龙杖，令叛逆者臣服。他向臣民转告上天的旨意：六天干活，第七天休息作祷告。并宣称，惟有如此，勤劳耕织之人才能丰衣足食，祛病延寿。说完，皇帝乘云而逝追随他的“道”去了。剧本的主题无疑是天主教对“异邦蛮族”文明的胜利，是寄托着某些西方人士理想的一相情愿。该剧和《城市》一样，表明了克洛岱尔对人类生存问题的考虑：如果对一个建立在公平法则与和谐原则之上的古老帝国来说，有一个学习神秘的更高正义和更和谐世界的问题，那么对一个经济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更应有一个追求精神上的和谐平衡的问题。

《正午的分界》讲三男一女四个欧洲人在当时中国的感情生活。梅萨爱上了有夫之妇伊瑟，两人默许让伊瑟的丈夫去从事有生命危险的冒险买卖。在中国义民的一次暴动中，梅萨与伊瑟等西洋侨民被围在房屋中，命在旦夕。面对死亡，两个情人才认识到自身的罪孽，在明澈的月光下，梅萨与伊瑟归入天主的怀抱。诚如克洛岱尔所言，剧的主题“是罪孽。见善而行恶，世上再无比这更大的不幸了”。该剧具有自传的性质，可以说是克洛岱尔对自己与波兰女子萝萨丽·维齐夫人那段长达四年（从1900到1904年）的非法恋情的精神总结。剧的诗艺力量在于真实地吟唱了主人公在世俗的爱和对天主的爱之间犹

豫不决的痛苦内心。另外,该剧第三幕的围困背景无疑是克洛岱尔耳闻目睹的中国人对“洋鬼子”普遍仇视行为的真实写照。轰动上海的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中他所亲自参加的与宁波同乡会人士的浴血冲突、他所风闻的“教民血案”以及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起义都在这一幕中经过他的曲笔处理,留下了历史痕迹。

《给圣母马利亚报信》是一出类似中世纪神迹剧的戏,主要情节是:少女薇奥兰和雅克相爱,已经订婚。薇奥兰之妹玛拉嫉妒姐姐,欲独吞家产,便偷告雅克,说薇奥兰与一麻风病人好过并已染疾。薇奥兰为雅克的幸福,忍痛成全了妹妹与雅克的婚事,自己只身进山隐居。几年后的圣诞之夜,玛拉在山中找到又瞎又痛的薇奥兰,求她救活自己病死的女儿。伴随着子夜弥撒的钟声,孩子在薇奥兰的怀中奇迹般地复活了,并且,原先的黑眼睛变成了蓝眼睛,与薇奥兰的一样蓝。薇奥兰的神迹与圣母马利亚无玷而孕一样是神恩。明白了真相的雅克原谅了薇奥兰,玛拉也当众忏悔了自己的罪孽,薇奥兰回到庄园,在教堂的祷钟声中死去。剧本体现罪恶与神恩的对立、肉欲与灵魂的冲突,并宣称傲慢、贪婪和嫉妒必遭失败,而克己、容忍和牺牲则将产生奇迹。在克洛岱尔所有的剧中,这出剧表现的宗教激情最炽烈,禁欲主义也最极端。《交换》与《正午的分界》中提出的肉爱与圣爱的矛盾在薇奥兰身上得到了最终解决。

《缎子鞋》是克洛岱尔最长也是最著名的剧本。它以全世界为舞台,呈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以西班牙为中心的殖民帝国的巨幅画卷。剧的中心线索是西班牙重臣堂·罗得里格与贵妇堂娜·普萝艾丝的爱情悲剧:普萝艾丝与罗得里格邂逅相识,一往情深。她不顾丈夫的禁令,与情人约定在海滨旅店见面,但他途中遇险无法前往。普萝艾丝逃脱樊篱赶往情人家中,但却始终不敢与他见上一面。在天主的启示下,她悟出灵与肉之理,毅然赴非洲要塞摩加多尔担起天主教国家给她的使命。罗得里格于去美洲总督府赴任途中借道非洲邀她同行。但已献身天主的她回绝了他。两人天各一方,但心心相印。十年后,已成寡妇的普萝艾丝被迫嫁给为西班牙守要塞的异教徒卡米叶。又是十多年后,历尽磨难的罗得里格已失宠于朝廷,他又老又残,被卖作奴隶。除了这条中心

线索之外，还有贫穷少女缪西卡与那不勒斯总督之间理想爱情的抒情田园诗情节以及许多零碎的插曲过场。《缎子鞋》剧情跌宕起伏，地点、时间跨度极大，舞台色彩斑斓，人物众多，是一部史诗般的戏剧巨著。无论从情节、时间、地点、人物、舞台等角度看，《缎子鞋》都是一个极稳固的艺术整体，犹如一座各部分比例协调匀称的巍峨的哥特式建筑，体现了宗教戏剧艺术的和谐统一之美。

克洛岱尔的主要剧作都经数次改写，发表时往往有几种不同文本，其中《给圣母马利亚报信》是费时最多的一部，从1892年到1948年先后四易其稿（最初两稿定名为《少女薇奥兰》），每次写均作重大改动。他感到有必要重写已写过的题材，因为在相同题材中，一些问题会一再提出，人的精神面对同一题材也会不断地以一种更简单更深刻的表达法作出自己的反应。从这点足可见出剧作家在创作上的良苦用心和不懈的探索精神。

克洛岱尔对中国的地方戏曲艺术、民间传说也是处处留心，在创作中随时借鉴。《缎子鞋》中罗得里格与普萝艾丝在月光下分别奔走于两大汪洋这一场景，完全是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欧洲式翻版。受中国各地方剧种对串场戏处理手法的启发，克洛岱尔也在他的剧中设计了一类与剧情并无多大联系的角色，让他们在幕间插科打诨，嬉笑怒骂，或讽刺艺术上的老顽固，或对戏的表演指点一番，或向观众交代几句，形式活泼，使人耳目一新。他甚至在剧中让类似京剧中的检场人走上舞台，当着观众的面更换道具。另外，他在日本和美国两次观看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演出，并在散文和日记中高度评价赞扬了梅兰芳的表演艺术。

克洛岱尔在创作中确实借鉴了中国文化的许多东西，并把它们有机地化入作品的情景中；但他更多地还是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中的类似现象放在一起比较，他的诗人气质和博学知识允许他做到这一点。克洛岱尔寻求中华文化之精华的目的，是探求艺术创作上东西文化的共同点，或广义上的人类精神文化的共性。其出发点可能是传教意识或文化宣传，但他的探求无疑有助于后人在比较文化现象时更准确地抓住什么是人类本质的共性，而不同文化又是如何

不同地来表达这些相同点的。

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他可算是现代法国文坛上向国人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法国人所知的中国几乎全来自近三个世纪来在中国传过道的传教士,而从克洛岱尔之后,才有不少典型意义上的文人作家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形式反映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所触所感。可以说,正是从克洛岱尔开始,中国文化进入了法国文学中。在维克多·塞加朗的《碑》(1912)中可以找到克洛岱尔喜爱的艺术意象“界碑”的影子,《勒内·莱斯》(1921)的主人公与中国青年的情谊使人联想起《缎子鞋》中的罗得里格与中国仆人。圣琼-佩斯在北京郊外的道观写下的《阿纳巴斯》(1924)歌颂心灵世界的征战,与同为颂歌的克洛岱尔的《五大颂歌》用的是同一种自由的诗律。安德列·马尔罗的《人类的状况》(1933)以当代中国历史为背景,写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与《正午的分界》如出一辙。亨利·米肖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1933)述写了观察家一般的作者在中国与印度的见闻与感受,与《认识东方》同样为诗意盎然的游记……

余中先

2009年7月6日改定于北京

目 录

1	城市
89	交换
171	正午的分界
267	给圣母马利亚报信
403	克洛岱尔在中国(年表)

城 市

(第二稿本)

剧中人物

朗贝尔

阿瓦尔

拉腊

贝姆

科弗尔

热 兰

蒂尔塞

伊沃尔

第一幕

黄昏。贝姆家的花园，从这里可以俯瞰城市。

[朗贝尔·德·贝姆坐着；阿瓦尔站着。

[两个男人从小路的两端走上场，对面相遇后又交臂而过。

朗贝尔 — 他们分开了。像织机上的经纬线
那样交叉而过。

阿瓦尔 — 这对你又有什么关系？

朗贝尔 — 一切

都有关系。一个已知的场内的细微运动
决不会盲目产生，人类的脚步也是如此。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就像在旋风中观察着摇曳不定的麦秆的博学者那么专心致志。

[他住声，注视着城市。

他们想会合在一起，但他们做不到。

他们越是靠近，运动就越是迅疾。

在城市中的运动就是如此。

阿瓦尔 — 隐退使你成了哲学家。

朗贝尔 — 难道还有一个内阁存在吗？

阿瓦尔 — 朗贝尔，你知道我讨厌提问题。

朗贝尔 — 谁也不愿意。事情奇就奇在这儿。他们必须作出决定，让

[静场。

朗贝尔·德·贝姆回来。人们能做的就只剩下这一点了。

[一个男子推着一辆儿童车上场，紧跟着一个怀抱婴儿
的女子和一个走起路来两条胳膊晃个不停的男孩。

阿瓦尔 — 还有这些人，他们在干吗？

朗贝尔 — 他们在散步，沿着花园的小径绕 8 字。

他们将在同一条路上再次出现。

这些虚弱的阴影一时间将它们的昏暗

掺入了我们的黑暗之中。

——瞧！城市亮了起来！听！

这儿有多少脚步声！一切都动了起来，一切都点亮了。

城市闪耀着一种人为的光亮。

[人们看到了城市的灯光。

阿瓦尔（充满激情地） — 让我活个够，好看着这些灯火熄灭！

（沉默。）

（更轻）让我活个够，好看着这些灯火熄灭！

朗贝尔 — 阿瓦尔！

阿瓦尔 — 噢，讨厌死了！噢，讨厌死了！

朗贝尔 — 到时候了，大街上挤满了脸色苍白、一身黑衣的人群，

天空中出现了千万颗星星。

我们在这儿已经

坐够了。头顶的苍穹

和脚下人丁兴旺的城市是我们的戏剧舞台。

阿瓦尔 — 哦，黑夜！

让真正的黑夜来到我身旁吧！

朗贝尔 — 你这是怎么了，阿瓦尔？

阿瓦尔 — 噢，吹拂着我脸庞的风哟！噢，来自天际荒原的气息！

——现在我听到了。

朗贝尔 — 你听到了什么？

阿瓦尔 — 我听到了咩咩的羊叫声！那是母羊的声音，这声音在凶狠的野兽心中是那么可恶。

人们在这儿成群结队地聚集一起，就好像一头头绵羊
挤在屠宰场的圈栏中。

（这地方有它的广场、它的街道、它的市区，
但是从外面来看，人们只能看到没有窗户的围墙，
人们听到呼叫声，一股股血水从四处的地沟中溢淌出来。）
以上苍的名义，你闻到了吗？它有一股粪便与杀戮的气味！
这地方吐出一缕旋转而上的黑烟，
就像是在一个大坑中，有人炼烧着夹有毛絮的脂肪。

朗贝尔 — 和平啊！

阿瓦尔 — 我的和平不是你要的那种。

我不是你们那种筋疲力尽的人，朗贝尔。

我，我精力充沛，

像又硬又圆的橡实那样，种在两块石头间的夹缝中，

然而我将把它们顶开，我将我的手臂深深地扎入大地之中。

（沉默。）

你没有话了吧？

朗贝尔 — 我享受着一个如此美好的黄昏。

阿瓦尔 — 夏天对你已经一无用处。

朗贝尔 — 世界对于青年人只是战斗的回声，喜剧的合唱。

唯有年事已高的人才能洞悉最后的秘密，

参与他早已预见到的结局。

眼下正是我至高无上的休息时间，让我尽情地享受这庄严的悬缓吧。

阿瓦尔 — 有人说，你就要娶

你养育大的那个姑娘拉腊为妻啦。

朗贝尔 — 战无不胜的温柔啊！犹如精妙绝伦的夏季

迫使花儿凋谢结出果实（苹果在汁液的充盈中膨胀圆熟）；

犹如在双子星座的开口处，在众人的怀中

思想与欲望孕育出新的收获；

犹如你心胸中尖刻的脾气产生纷乱的动荡；

对于我，在这考虑未来命运，准备作出庄严抉择的时刻，

渗入到我心中的温柔胜过了和平。

阿瓦尔 — 这就是政治强人朗贝尔·德·贝姆吗？这就是人们的首领吗？

这就是城市的带路人吗？

朗贝尔 — 两只美丽的眼睛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我看见两只闪烁着柔和和光芒的眼睛转向了我。

两只充满了快乐与爱的眼睛勾住了我，我无法分辨它究竟是哪一种诺言。为了我的过去，请听我说。

以道理引导人们比以铁血驱逐人们要辛苦得多。

用话语去翻耕民众、播种民众

犹如从事一项遍洒汗水充满失望的农业，我对它厌倦了。

空怀着对秩序与法则的爱，自然赋予我的竟是无用的功能：

作为人的感官，能一直看到底，

一眼看出心灵计划的目光，还有灵敏的听觉。

甚至在它的牧场中，人类社会也是靠植物性的肚子生活的，
能够思考的头脑对于它是一件奢侈之物，长有手指的手也是如此。

我要再次向你呼喊它：和平！

阿瓦尔 — 和平并不在休息之中。我渴望的并不是休息。

我的父亲是一个法官，一个红头发黑胡子的人，就像纸牌中的方块王。

他暴力抢夺了我母亲，将她置于规则的束缚与恐怖之中。

而我，我是他的儿子，我怀着古老的虔信奔往该去的方向。

鲜血仍然在困扰着我。

因为，当我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我那微不足道的工作时，

我突然看见了铜制水桶中的芍药，看到了它们映在水中的颜色。

我听见一个女子的尖叫声，我的心一下子揪得紧紧的，就像一个加鞭时被浇了水的圆轮。

也许我闻到了烤肉热腾腾的香味！

也许是夏季的景色在我的头脑中流露出来，仿佛在封闭的大厅中，我透过百叶窗看到了绿色的枝叶。

朗贝尔 — 城市。

[他指着展现在眼前的城市。那里一片光亮。静场。]

阿瓦尔 — 它动着！它活着！那一条条长长的火龙，

那么长，那么宽，那是流动着的人的运河。它还说着话！

他们一起蠕动着，灵魂和肢体，气息和排泄物混合在一起。

哦，城市！哦，城市！

[他将拳头举过头顶。在城市的中心出现了一股火焰，

渐渐地扩展为一片火海。]

朗贝尔 — 那是什么？

阿瓦尔 — 啊！啊！又有一处！